

請為我打開那扇門

「當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必會為你打開另一扇窗」這是人們常說的心靈雞湯，但從客觀角度來看，門和窗終究是不一樣的，人們可以從容自在的穿越一扇門，因為它本來就是人們出入的通道，而窗通常只是為了通風、採光等等，並不能從窗進出，若非得要把窗當作出入口，恐怕只能縮小自己的身軀，狼狽的鑽過去吧！即便它是一扇落地窗，即便它像門一樣寬敞，但它頂多也只能通往陽臺，而非真正的外界。

我並沒有要在雞湯裡下毒，但這確實是很現實的問題：障礙者能變得跟非障礙者一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障礙者的數量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即使政府制定相關法律，提供各種社會福利，但仍然難以貼合每位身障者的需求；而障礙者雖然逐漸融入於社會大眾，但無論是出於惡意或是善意，大眾對於障礙者難免還是會有不正確的理解與想象。

我是一位中途視障者，在國二被確診為青光眼，一種不可逆的視神經萎縮症，雖然仍有剩餘視力，但我眼中的世界卻不再清晰，我本以為情況應該不嚴重，但考卷上難以閱讀的文字和經常被我忽略的臺階都說明著我的視力確實出現了問題。雖然與多數青光眼患者不同，我的視野並非由外向內逐漸縮小，但破碎性的視野，以及對於低對比度之色彩或光點的敏感度極低，使我成為了重度視障者。在這之前，我是許多家長口中「別人家的孩子」，小學時是籃球校隊，國中則考上了數理資優班，或許是上天覺得我的生活太順遂，於是決定給我一些挑戰吧！

大家在知道我的視力退化時，無不為我感到惋惜與難過，但當時的我只希望盡量不要因為視力退化而影響原本的生活，所以並沒有太多的負面情緒，而是專注於學習視障者的所需技能(如：盲用電腦、盲用手機、點字、定向行動等)，也很感謝當時各科老師在課堂與成績上都給予我很大的彈性，讓我有足夠的空間、時間與心力學習這些新技能；而朋友們日常的幫助，比如貼心的告訴我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什麼重點、畫了什麼圖形等等，或者會送我到家樓下，確保我的安全，也都讓我充份體會到了世間的溫暖；也謝謝那些為我感到難過、為我流淚、為我祈禱的親朋好友們，他們讓我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人正關心著我。

其實我認為視力退化的發生並不全然是一件壞事，它讓我體驗到了不一樣的人生，讓我慢下匆忙的腳步，並且感受身邊的美好。我很享受那段可以準時放學，不用留第八節的時光，可以和同學們嘻笑著走到公車站，在發現公車還要二十幾分鐘才到時，一起去隔壁的冰店買冰，一邊吃一邊等，最後再擠上那班滿是學生的公車。雖然感覺是很平凡的時光，但前所未有的悠閒與自在，讓我感到不曾有過的快樂，而我也能夠以更加平和的心態面對成績，發現除了成績以外還有很多有趣的事物，不再像以前把成績放在第一位，而是學會從生活中尋找快樂、體驗各種活動。

如果問我什麼時候最受視力影響，其中一點一定是考試，即使成績對我而

言已不像從前那般重要，但在寫考卷遇到諸多不便時，難免還是會想著：如果我的視力正常就好了……雖然目前大考提供給視障者的調整除了點字試卷、電子試卷之外，也有放大試卷，但圖片仍然是一個大問題，圖片沒有辦法用電腦報讀；放大卷也沒有針對圖片的單獨放大，而是將整張試卷連同文字等比例放大，並且放大倍率不高；而點字觸摸圖對於沒有從小學習的使用者而言，則需花費過多時間在理解與想象，效率極低，我認為應提高放大卷的放大倍率，或者提供針對圖片放大影印，其餘文字搭配電腦報讀的調整方式，才能達到足夠的放大效果，並且提高判讀效率。

同樣不便的還有計算紙，記得國中會考時經過了複雜的爭取，才成功被允許提供計算紙，大考中心認為一般生沒有計算紙，所以也不該提供給我們，但一般生確實可以在試卷空白處做計算，而我們若想要寫出自己看得到的算式就必須寫得更大，或許一般生能寫五行算式的空間卻只足夠我們寫一行，因此我們確實非常需要額外的計算空間。

我認為目前試卷的處理方式對於低視能者很不友善，在我認識的視障者中，只要有剩餘視力者，絕大多數都依賴著視力，即便他們的剩餘視力極少，使得正常閱讀對他們而言既費時又費力，但仍然沒有學習盲用電腦、盲用手機，更別說學習點字了！很多人都以為每個盲人都會用點字，但其實並非如此，剩餘視力仍然是多數低視能者最常使用的工具，可想而知提高影印的放大倍率與額外計算空間的重要性。重度低視能者並不是少數，但卻經常得不到適當的協助，不是視力被高估，放大卷的倍率根本不夠高，就是被歸類為從小學習點字與觸摸圖的使用者。

而另一個受視力影響的時候就是班際籃球賽，在我視力退化之後，國中和高中各有一次班際籃球賽，對於籃球的熱愛與對自己視力的考量，使得兩次比賽都讓我非常糾結，我到底要不要上場？我到底可不可以上場？現在的我會不會接不到隊友傳的球？會不會不小心受傷，使得剩餘視力受損？我想念小學時在球場上盡情奔跑與揮灑汗水的自己，想念體育館上方的超大電風扇，想念那螢光黃和紫色交錯的籃球，想念那件很悶但可以雙面穿的紅白球衣，也想念眼前的光明……

視力退化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嗎？其實大多數時候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就像是雖然被關了一扇門，仍然可以感受窗外徐徐吹進來的涼風，聽見外頭鳥兒的鳴叫，聞到隔壁家飄來的飯菜香等等。而那扇被關上的門，也並不是完全無法開啟，它只不過是一道被從外面鎖上的門。

或許上帝在關上那扇門時，祂的本意並不是不讓我們出去，而是希望我們可以找朋友、家人或者鎖匠來幫我們開門，並且陪著我們一起出去。像是和朋友一起吃飯時，朋友可以協助我們點餐；或是去搭捷運時可以申請「引導」服務等，只要有人願意作我們的眼睛，那扇門就自然而然的被打開了。

高中，是我第一次帶著視障者的身份認識一個全新的群體，沒有從前認識的同學，我必須自己向大家說明我的情況，讓大家了解我們可以怎麼相處、怎

麼配合，很幸運的，我遇到的班級和社團都很友善且溫暖。我特別喜歡班規的其中一條：尊重每個人為班上付出的方式。這讓我們在自己擅長的領域時可以更加閃耀，並且幫助其它同學，而在自己較不擅長的領域時也可以被多一分包容。

而社團的同學們也很照顧我，還記得某次在外面買晚餐，同學幫忙告訴我有哪些品項，我們很順利也很快速的做好了決定，我的同學就用輕快的語氣說：「我好像越來越知道怎麼和你相處了！」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他的這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讓我感受到他有試著如何更好的幫助我，而他也從幫助我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

如果上帝將我們的某扇門關上，我們可以試著從窗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如果窗不夠大，我們可以主動向別人求助，請他們幫忙打開那扇被關上的門，我們並沒有失去探索外界的權利，我們只是需要換一種方式探索，或者和別人結伴而行。我感謝我的障礙，它讓我體會到了不一樣的人生，讓我找到更輕鬆自在的步調，讓我認識了不同的世界，也讓我學會如何表達。

雖然身障者無法完全變得跟非障礙者一樣，但這也並不代表什麼，畢竟我們本質上就是不同的，我們可以勇敢的正視我們與別人之間的差異，不必勉強自己像個非障礙者，不必從窗戶狼狽的鑽出去，而是可以坦然的向別人請求協助，讓那扇被從外面鎖上的門打開，並且優雅的走出去。身障者從來沒有低人一等，我們只是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更多的幫助，但我們同樣也可以幫助別人；身障者一樣可以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發光，並且擁有卓越的表現，期望未來大眾對於身障者都能夠有更多正確的了解，成為我們的鎖匠，為我們打開那扇門。